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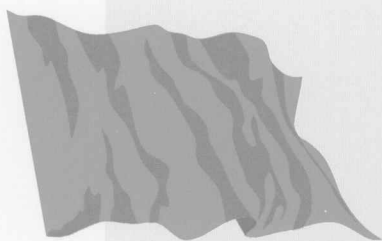
少年红色经典

SHAONIAN HONGSE JINGDIAN

二十一世紀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邱少云

宁宣成 / 编著



少年红色经典

宁宣成 / 编著

邱少云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邱少云/宁宣成编著. —2版. —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08.8

(少年红色经典)

ISBN 978-7-5391-4222-7

I.邱... II.宁... III.儿童文学-革命故事-中国-当代 IV.I28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88226号

邱少云 / 宁宣成 编著

策 划 张秋林

责任编辑 魏钢强 彭学军

责任校对 杨 洁

装帧设计 魏钢强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www.21cccc.com cc21@163.net

出 版 人 张秋林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西华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04年9月第1版 2008年8月第2版

2008年8月第4次印刷

开 本 889×1194 1/32

印 张 4

插 页 2

字 数 61.8千

书 号 ISBN 978-7-5391-4222-7

定 价 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0791-6524997

再版前言

“少年红色经典”丛书共二十册，分“文学故事”和“英雄故事”两个系列。前者为原创的文学作品，后者多为纪实的人物传记。作品中的英雄，不管是艺术形象还是生活原型，都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全社会、特别是青少年崇拜和追慕的偶像。英雄的壮举影响了几代人，成为人们的精神支柱和行为典范。

丛书主要选取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战争时期最具影响的英雄人物的故事，和相关题材中最具代表性的文学作品。在这些作品中，革命人民的大智大勇得到了充分展示，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的历史意识得到了有力张扬。在这些作品中，人物个性鲜明，感情单纯强烈，情节清晰明了，冲突紧张激烈，语言生动朴实，风格健康明朗，结局总是正义战胜邪恶，人物的命运总是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这些作品往往有真实的历史为依托，作者大都有扎实的生活体

验,有饱满的创作激情,有深厚的写作功力,加之未被商品市场之风沾染和浸润的严肃的创作态度,使作品在今天看来仍清新可读。作品鲜明的时代特点和符合大众欣赏习惯的浓郁的民族风格,显示出长久的艺术生命力,具有不可替代的教化和审美作用。作品刻画英雄形象,已经成为“几代人对革命传统从神往、认可直到孜孜追求的审美路标”。从这个意义上说,称其为“红色经典”丝毫不为过。

丛书 2004 年出版,同年入选中宣部等九部委“知识工程——中华全民读书活动”推荐书目,2005 年起入选文化部、财政部送书下乡工程政府采购书目,2006 年列入新闻出版总署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 85 周年重点图书选题,2007 年列入总署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80 周年重点图书选题。

正值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我们再版这套丛书,让享受着改革开放成果幸福成长的少年读者了解历史、亲近英雄、思考责任,继续高扬革命传统的大旗;并以此向即将到来的伟大祖国的六十华诞献礼。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二〇〇八年七月

目 录

仇恨	5
流浪	10
堂倌	16
参军	22
剿匪	29
擒泉	37
觉悟	43
入朝	49
硬顶	56
亲人	62
反击	68
救援	75
接应	82

狙击	87
夜袭	92
侦察	97
潜伏	105
火炼	111
献身	116
旗帜	120



仇 恨

一九三一年，四川铜梁邱家湾发生了一件大事，邱家湾的邱炳荣家生了一个虎头虎脑的儿子。这孩子就是后来闻名全军乃至全国的一级英雄邱少云。

村里生了一个孩子，一般引不起多大的震动，没有多少人注意，可邱少云的出生不一样，因为他的父亲邱炳荣不是寻常百姓，是邱家湾有名的船工领袖。邱炳荣是船工的主心骨，恶霸船主恨透了他。船工们传他的名，恶霸船主也传他的名，他的名声就越来越大，于是就成为邱家湾一个有影响的人物。别看家徒四壁，在邱家湾还十分惹人注意。

邱炳荣出的这个名，是他领着船工和恶霸船主斗，斗出了名。一般人不敢出这个名，出这个名危险，非常危险。

对于这一点,邱炳荣非常清楚。船工们需要他领着斗争,需要他的智谋和胆略,他别无选择。

邱少云出生的时候,船工们和船主斗争正激烈,邱炳荣处境非常危险。

邱少云就是在这种非常紧张的气氛中诞生的。这种气氛,他的妈妈在哄他睡觉时哼出来了:“宝贝,你爸爸正在撑船安溪河,他面前净是漩涡,我的宝贝,他面前净是漩涡,我的宝贝。宝贝,你爸爸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他看透了鬼船主花花肠子多,我的宝贝,他看透了鬼船主花花肠子多,我的宝贝。宝贝,风急浪险让人焦灼,盼只盼你爸爸平安回来呀,我的宝贝。”

这种气氛不知邱少云是不是感觉出来了,每当妈妈哼唱时,他就静静地躺着,一双明亮的大眼睛,一动不动地看着妈妈。

妈妈则看着他,继续哼唱:“宝贝,别难过,别担心,我心爱的宝贝,你爸爸他会平安回来呀,我的宝贝。”这歌声是在宽慰孩子也是在宽慰自己。

邱炳荣领导的船工斗争影响越来越大,参加的人越来越多,对船主的斗争取得了一个个胜利。从表面上看船主软了许多,暗地里船主更加狠毒。

在邱妈妈的摇篮曲中,对这种情况看得很清楚,她

唱道：“宝贝，那鬼船主低了头，我的宝贝，可他心里更狠毒，我的宝贝。不要金哟不要银，只要你爸爸平安归来呀，我的宝贝。”

邱少云在妈妈那忧郁而又温馨的摇篮曲中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夜晚，他听了不知多少支妈妈自己编的、只唱给他听的摇篮曲。到他八岁那年，邱炳荣所领导的斗争，不但指向鬼船主，还指向鬼船主的支持者。鬼船主也升了级，勾结警察扩充保镖打手队伍，不断策划阴谋，制造事端，想尽办法置邱炳荣于死地。

一天深夜，邱妈妈和邱少云被门外沉重的脚步声惊醒。

有人轻轻地敲门，轻轻地呼唤，这个人的声音邱妈妈和邱少云都很熟悉，这个人是爸爸最亲密的朋友。

邱妈妈披衣下床去开门。

门一拉开，邱少云在昏暗的灯光下看见那位叔叔满脸泪水，他说：“嫂子，你要挺住，邱大哥他……”

邱妈妈立刻意识到出了事，她推开那位叔叔，冲到门外想看她的丈夫，可是她看到的只是丈夫的遗物。

邱少云的爸爸昨天晚上被鬼船主的打手突然袭击。他们把邱炳荣双手捆住之后，用一块大石头拴在他身上，把他抛入安溪河！

邱妈妈口吐鲜血，昏倒在地，不省人事。邱少云被这突然出现的灾难惊呆了。小弟惊醒，大哭，邱少云赶紧把弟弟搂在怀里。

邱妈妈从此一病不起。邱少云再也听不到妈妈那即兴的温馨的摇篮曲了，再也看不见妈妈那充满希望和自豪的神情了。

邱少云理解妈妈，他在一夜之间变得成熟了，脸上很难再找到童年的影子。他沉默寡言，他默默地干着妈妈干的活儿。三年之后，他变得像个饱经风霜的成年人。

这时，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刻，蒋介石不积极抗日，却对工人农民采取高压政策，地主恶霸在农村残酷压榨和剥削，农民生活越来越苦。普通农家都难以维持，邱少云家更加困难。

邱妈妈的病愈来愈重。

临终前，邱妈妈拉着邱少云的手，说：“少云，妈妈就要不行了，妈妈有句话要对你说，你要活得有志气，不管多难，你要带好弟弟，不管多难，你要为你爸爸报仇！”

邱少云泪流满面，说：“妈妈，我要把鬼船主捆起来，在他身上拴上大石头，把他也抛进安溪河！妈妈，你

要挺住，我去找草药，我去求医生，我要你看着你的儿子怎样报仇！”

邱妈妈摇了摇头，说：“我等不到那一天了……”

“妈妈，我不愿意你就这么走，我现在就去找那个鬼船主！”

邱妈妈了解自己的儿子，她相信儿子是这么想的，也会这么做！

她要儿子做个有志气的人，她要儿子报仇，但她很清醒，现在这么做会使邱少云送命！他毕竟还是个孩子。

她的呼吸越来越困难，她挣扎着说：“你，还小，妈妈不希望你现在去拼命，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你要有勇有谋，要……”

邱妈妈想说，没气力了。邱少云急切地呼叫：“妈妈，妈妈，要怎样，你说呀，妈——”



流 浪

邱少云知道妈妈要告诉他什么，可惜妈妈没能说完就撒手而去了，他非常难过。他记住妈妈嘱咐他的话，不要现在就去拼命，要有勇有谋。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是让他不要急躁，从长计议。

邱少云的砍刀早就磨快，现在他把仇恨埋在心里，等待时机。

那年，铜梁县大旱，逃荒要饭的人越来越多，邱家湾十室九空。

邱少云比左邻右舍更加困难，他遵照妈妈的嘱咐，不管多难也要带好弟弟。他拉着弟弟加入逃荒要饭的行列。

邱少云和弟弟开始了流浪生活。

起初，他领弟弟在外乡打短工，扛长活儿。只要能

糊口，割草、放牛、挑脚，什么都干。受尽剥削、屈辱和折磨，每天早起晚睡，生活不如财主家的牛马。弟弟受不住这半饥半饱的流浪生活，对他说：“哥，咱回家吧，这些财主比鬼船主花花肠子还多，还狠毒，咱回家吧……”邱少云心疼弟弟，决定辞工回家。

当时，他正给一家姓刘的地主当雇工。那地主听说邱少云要辞工，冷冷一笑，说：“你兄弟俩吃我的饭，睡我的屋，干这么两天就要溜，没那么便宜！你到三乡五里打听打听，哪个泥腿子敢到我刘家这么放刁！你还敢要工钱，吃了豹子胆！给我干到收秋，到时候老爷我高兴了，让你走！”

邱少云知道这个恶霸地主看出他能干能吃苦，想强迫他当他的长工！

邱少云没有吭声，他牢记妈妈“要有勇有谋”的教导，又在刘家干了三天。第三天夜里推完磨之后，他领着弟弟溜出了这个人间魔窟，踏上了回乡之路。

一路上，兄弟俩忍饥挨饿，不敢停留，怕刘家的护院把他们逮回去。

他们顺着安溪河走，一个多月后，回到了邱家湾。

兄弟俩兴高采烈地冲进家院。

邱少云推开家门。

“啊！”兄弟俩惊得目瞪口呆。

家里的东西都不见了，只有一条破被子和一件烂棉袄扔在墙角。

弟弟喊了起来：“东西呢？”

同院的么叔在他们身后说：“都让保长拿走了。你们走后，乡里不断派粮派款，你家没人，保长就拿你家的东西顶。不光你家，咱邱家湾，十家有八家都快给抢空了！这官家，比土匪还厉害！”

“官家是什么？”弟弟问。

邱少云知道什么是官家，官家就是国民党反动政府。

邱家湾还在灾荒之中，逃荒的人也有回来的，看无法生活又拉着家小到外乡讨要。邱少云见家乡没有活路，又拉着弟弟离开家乡。

这次流浪，邱少云不想再进地主的门，他以管他兄弟俩吃饭为最低条件，当了船工。

当了船工，邱少云才真正理解了父亲。船工的生活比农民还要艰苦。船工的世界被固定在水上，固定在船上，受着船主的残酷剥削和压榨，生命安全毫无保障，狂风巨浪随时都有可能要船工的命。

除此之外，船工还会遇到意外的伤害：有的土匪专

吃水上货船,遇上土匪,船工命运如何就难说了。

邱少云上船不到一年,就听说几起货船被土匪抢走、船工被劫持的事件。有的说船工入伙当了土匪,有的说船工被害,尸体被扔进河里。邱少云在河上也发现过漂尸,看那漂尸的样子很像是船工。这年深秋,船上装了满满一船桐油,货主派人押船,船主在开船之前露了面,再三让押船人放心:“各山头,各码头,都是我的拜把兄弟,遇上什么事,您别忘了亮我的名号,放心吧,我的船保您平安到达。”

船行三天之后,停在一个小港过夜。掌灯时分,有两个浓妆艳抹的年轻女人上船拉押船的上岸过夜。押船的一共三个人,被拉走了两个。押船的头儿没敢离船,他告诉那两个:“天亮前回来!”

后半夜,这两个提前回来,后面跟了一伙土匪。这伙土匪有刀有枪,看样子也不是杀气腾腾,但船工和那个押船的头儿都很清楚,不听他们的,准活不成,那刀和枪就是杀人用的。

匪首下令,让船上的人都下船,排成一行。土匪用一根长绳把他们拴成一串,蒙上脸,像牲口似的牵着走。邱少云和弟弟排在最后。

走了一夜一天,邱少云不知道都经过了什么地方,

当停下来时，邱少云听到了流水的声音。

又过了半天，邱少云偷偷扯下蒙面布，见他和船工们又回到了那个小码头，船依旧停靠在码头上，但桐油全被运走，一个土匪也不见了。

这次遇土匪，邱少云他们够幸运的，没死没伤。倒霉的是货主。押船的头儿死了，土匪没用刀也没用枪，把他的脖子扭断了。

遇见这种事船工们怎么办？船工们什么想法都有，有的留下继续干，因为没别的活路；有的到别的船去当船工，躲开这条倒霉的船。

邱少云留下了，因为他兄弟俩年纪小，这条船能收下他兄弟俩也不容易。

船又在河上航行，邱少云又干起船工的苦活儿。这时他不求别的，只求别再遇上土匪。

土匪倒是再没碰上，却碰上了比土匪还凶的国民党反动军队。那天也巧了，国民党军说是要查什么共产党的地下运输线，见船就扣。

邱少云这条船亮了亮船主的名号，一个军官模样的人，扶了扶墨镜，对士兵说：“让他们报报，他们船主是干什么的？”

“哎，你们的船主是干什么的？”